

## 我的父亲

绿 缘

小溪潺潺，杨柳青青，又到一年清明时节。漫漫柳絮勾起了我对父亲的怀念。虽然父亲已经离去十多年，可他时常托梦给我，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谆谆教诲，言犹在耳。

父亲一生与土地打交道，用生命演绎一个普通农民的故事。我家住在桂中地区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生长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父亲饱尝了生活的艰辛，新中国的诞生让他无比兴奋，他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决心用双手创造出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可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硝烟蔓延到鸭绿江畔，使父亲认识到没有国泰，哪有民安。初为人父的他不禁义愤填膺，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报名入伍，奔向朝鲜战场。进入朝鲜后，父亲和战友们昼伏夜行，以防被敌机轰炸。父亲先在工兵连里修路架桥、挖战壕，在枪林弹雨中奔跑，数次历险。后来由于前线作战兵员消耗严重，父亲所在部队奉命调往前线，到达战场时，展现在父亲眼前的是被炸平的山头，战斗惨烈得目不忍睹，一天夜里，父亲看到侵略者的飞机轰炸朝鲜村庄，威力巨大的燃烧弹把

一个村庄化为灰烬。志愿军战士顽强抵抗侵略者的精神让父亲受到了极大震撼，他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一直到战争结束。参加保家卫国的战斗是父亲一生的自豪，他常常把那一段难忘的经历讲给我们听，鼓励我们发奋学习，报效祖国。

父亲去抗美援朝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一个人挑着家庭的重担，既要做家务，又要照顾老人，还要抚养年幼的大哥，生活非常艰难。父亲觉得愧对母亲，有时受到母亲数落，他便保持沉默。父亲知道，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家国难兼顾，他要用剩下的日子弥补对母亲的亏欠。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父亲从容面对困难，忍辱负重，带领我们一家度过了重重难关。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他和母亲起早贪黑开荒种地，仿佛有使不完的劲，辛勤汗水换来了粮食丰收。我们长大后，他的脸庞已经深深刻上岁月的痕迹。

温饱解决以后，村里人纷纷做起发财梦，许多人背井离乡到发达地区打工或做

生意。看到别人为赚钱离开亲人疲于奔命，父亲却知足常乐。他常说，想想那些长眠在朝鲜大地上的战友，我们已经很幸福了，生活在和平年代，安居乐业，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是最重要的，做人不能太贪心。进入古稀之年，父亲依然下地劳动，养牛养猪。

进入八十高龄时，一向身体硬朗的父亲突然病倒，从此瘫痪在床，无法言语。父亲以坚强意志与病魔抗争，忍受着巨大的痛苦，我们从来没听到他叹息过。半年后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说父亲不吃东西，也许要不行了。我赶到家里时，父亲的气息已经很微弱，只能用眼睛看着我们。我们知道父亲经过战场硝烟的洗礼，他不怕死，只是留恋战友们用生命换来的美好社会，但却难以抗拒自然规律，最后平静地离开了这个热闹繁华的世界，去另一个世界向他的战友汇报——他们用生命保卫的国家现在繁荣昌盛，他们的牺牲换来了人民美好幸福的生活。

父亲一生吃苦耐劳，坚守着他的品行，他的言传身教让我终生难忘。



白帆舟影 (汤青摄)

## 奶奶

韦丽莉

凌晨六点，天刚蒙蒙亮，我从睡梦中醒来。七八度的气温，被窝温暖，身边孩子气息平稳睡得正香，我却睡不着了。

家里来电，说奶奶怕是不行了，这两天粒米未进，只能喝点水，估计很难熬过元宵节。当时，我内心是挺平静的，似乎已经开始接受将要到来的事实。却在这个寒冷的清晨，突然泪流满面，再也抑制不住自己。

奶奶今年已有95岁，前段时间行动也还方便，但某次不小心摔倒后，就开始卧床不起了，距今也有两个月了。期间，我回家看望过她两次，她只能躺在床上，双腿以一种难受的姿势弓起来，无法放平，其中一只腿的肌肉已开始萎缩，瘦得只剩皮包骨。听妈妈说，因为疼，她整夜地叫喊，无法入睡，他们只能两人轮流守夜照顾。白天偶尔也喊，但更多是说胡话，经常念着已故亲人的名字。如果有人来探望，她就哭，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干号，因为没有眼泪的。

我一直以为奶奶只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太太，后来才知道，她未出嫁前，受兄长的影响，曾经参加过革命。2020

年因为疫情，新年我没有回家。疫情控制之后回去看望她，她见到我非常高兴，和我聊起疫情，说起她的担忧。我让她放心，我说党和国家非常关心老百姓，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她本来充满担忧的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连说“好咯好咯，还是共产党好”。她到现在还记得她年轻时参加地下革命的情景，韦志龙他们几个骨干把她家作为根据地，一住就是个把月，她充当“温床卫士”王会悟一样的角色，为革命者做好后勤、放哨等工作。

记得小时候夏季天气炎热，我们身上经常长痱子，身子特别痒。夏日的午后，奶奶会在房屋旁边一棵茂密的积棋树下铺好一张席子，让我们几个躺在上面乘凉。她一边用蒲扇帮我们扇风，一边帮我们把身上像个小水泡一样的痱子刮掉。水泡破裂发出细密的“啵啵”声，特别舒服。阳光透过青翠浓密的叶子，洒下斑驳的影子，蝉鸣一阵高过一阵，在奶奶扇子带来温热的风和她讲故事的声音里，我们躺着躺着，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奶奶年纪越大，脾气越像小孩，一

言不合就对我爸妈开骂。我们都知道她是这样的脾气，就由着她去，也不和她计较。但有时候我爸也固执，会和她顶嘴，奶奶就非常生气，觉得我爸不孝顺，就开始上演一场“离家出走”的闹剧——搬去叔叔那边。我们去叔叔家看望她，她气鼓鼓的，觉得自己受委屈了，逢人便说爸爸对她不好。渐渐地，住不习惯就开始想回来了。但是她是个爱面子的人，不好意思开口让我爸去接她回来，就打电话给我们，各种哭诉，始终没提想回来。结果都是弟弟他们去接她回来，真是又折腾又好笑。

每次我们回去看望她，给她钱她就很开心，不给她就会说我们不孝顺。我们觉得她有点“势利”，但是都会很配合地给她。两三年前，有一次奶奶也是摔跤，她以为大限到了，就召集大家到她床榻那里，把她多年来储存的钱一分不留全部分给我们。

而今，听说奶奶已经从屋里移到厅堂了——我们那里的习俗，老人准备去世时，要移到厅堂的。天气湿冷，疫情形势严峻，我祈祷，希望爷爷在天之灵保佑奶奶挺过这一关。

## 清明祭

水 栖

香烟袅，红烛燃，墓碑立，纸灰飞。淅淅沥沥的雨湿了发，沾了衣。山花烂漫，荒草攀爬，一座座土坟在田野山间沉默，碑文或新或旧，它们静静地等待着后人的朝拜。

传承千年的节气中，唯有你庄严而肃穆，这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也注定了今日的苦雨和清冷的氛围。

生离犹可忍，死别最难挨，文章千古句，难解我心怀。这世间最亲、最敬、最依恋的人，再也不会回来，往日的音容笑貌远隔黄泉碧落，留下的，只有面前的一捧黄土。唯物主义的我多么希望，在这一日，世间是有灵的，让人可以跨越生死的界限，生者哀思可寄，逝者含笑而眠。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

待。只有经历了铭心的死别，才能更深刻地体会生的可贵。请珍惜这世上难得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吧。不要待到逝去，才去追忆，那时，什么都来不及了！

展目望去，四周沉默着大大小小的石碑，铭刻着碑主人的姓氏，有些整洁如新，有些常年无人打理，已隐于山体，辨识不清。不知土堆下的人什么模样什么事迹，生前或富贵或清贫，如今都平等地比邻而居，随着时光的流逝，被人渐渐遗忘，终将埋没于尘土。

孩子们在田野间追逐、奔跑，清明对他们而言更像是一次郊游；年轻人拿着手机游戏，抱怨着网络信号差，清明对他们而言更像是服从于长

辈的要求；中年人，抽着烟说着闲话，看多了生死，清明对他们而言是一个不能推卸的任务；老年人，虔诚地祷告，希望祖先保佑，家中事事如意，清明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期盼。九泉之事于我，总觉得很远，我不担忧，但是惶恐。时光不能挽留，年华终将逝去，眨眼英雄迟暮红颜老。

离去的时候，清明的雨下得那么粘，那么绵，细细地沁入人心，那是孝子的心在哭泣么？清明的风吹得那么轻，那么柔，暖暖地拂过脸庞，那是亲人的手在抚慰么？山谷间响起阵阵鞭炮声，初春泥泞的路间，身影渐行渐远，只余下深一个浅一个的脚印，去见证，这场清明的祭奠。

# 清明寄相思

## 妹妹，你在天堂还好吗

邹文彬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尘封在我心底的追悔按捺不住地跳出来。

雨，细细地、柔柔地打着，打湿我的心房，吹散我的思绪。当春雨在一片静谧之中，用纤弱的手指轻叩我的眼帘，那敲叩声形成哀伤的旋律，我仿佛看到了你的身影：圆圆的脸蛋，齐鬓短发，纤弱身材，步子迟缓……

我情不自禁地想问一声：妹妹，你在天堂还好吗？

“妹妹，如果时空能够倒流，生命可以重来，大哥就是辞掉工作也要在你生命谢幕之前回家看你一眼……”

妹妹，你知道吗？我曾多次想给你写信表达内心的歉疚，却总是开了个头，悲伤让我无法写下去。每当想起母亲告诉我的话：“只有今生的兄妹，哪有来世的兄妹，要珍惜呀！”泪水就一次次地模糊双眼。

我忘不了十五年前那个乍暖还寒的夜晚，当我急匆匆从广西赶回千里之外的江西老家时，你已无法看清我的容颜，抚摸我的脸庞，你永远闭上了眼睛。

也许是贫苦的生活导致了你的胃癌，也许是长期的打工生涯耽误了你的就医，也许还有更多的也许……

我今生今世也忘不了，年迈的母亲用充满期待的眼神，焦急地等待我回家看你最后一眼。我更忘

不了父亲一次次打电话给我，要我早日回去……

天堂里的妹妹，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忘怀你留给我的记忆。

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因为恋爱问题与父亲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一气之下，就到了广西工作。

在我要走的那个夜晚，你流着泪水对我说：“大哥，既然你决意已定，我也不好再说挽留的话，只是希望你能经常写信给爸妈报平安，免得两位老人在家牵挂。”听到你的肺腑之言，我不禁潸然泪下。

来广西工作后，你经常写信跟我说，看似坚强的父亲总说要把我忘记，可是，在不经意之间，又一次次将我提起……每当读到此处，我的眼泪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因为我知道，父亲不是要把我忘记，而是把对我的爱深藏在心底。

清明节到，窗外的丁香花凋零了。那散落在地上的花瓣儿，萎蔫成异样的雪花，刚刚走过卷起一阵风尘，难道是你吗？我的好妹妹，你伴着绵绵的细雨来了吗？那滴答滴答的韵律是你轻柔的脚步声吗？

我流着心泪写完这些文字，这是积压在我心中五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情感，好几次都让我失声痛哭。想和你说的话还有很多很多……

天堂里没有世俗烦恼，没有病痛灾祸，没有情感羁绊，愿你在天堂里一切安好！

编者按：

烟雨纷纷清明至，清明的雨，密密的、绵绵的，它撩拨着我们的思绪。故乡、亲人，在某个不经意间，跃然于我们的眼前。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纪念祖先的传统节日，几千年来，人们在这春花绽放的节气里，为逝去的亲人、祖先，送上自己庄重的追思与敬意。清明节是一种寄托，有我们对故人往事的思念，也有对未来的期许。让我们在作者真挚的文字中，思念亲人，怀缅逝者，感受清明时节。



## 我想和你说话

韦 宗

细雨纷飞的时节  
屋后的岭坡上  
开满了清新的小花  
有粉色紫色黄色  
也有白色的  
他们都怀一颗草木之心  
谦卑地展开双手  
迎着风 举着雨  
就像多年以前  
您努力讨生活的样子

我想告诉您  
门前的那棵老树  
又长出了新芽  
家里的承包地  
全部种上了庄稼  
那个让您不省心的儿子  
也在城里安了家  
最淘气的孙子  
如今穿上了军装  
那个叫珍的孙女  
是村里的第一个研究生  
我们的家乡  
意气风发地  
走进了新时代

我不再抱怨  
精神叨叨的牵挂  
想静下心来  
帮您梳理  
那闪着星光有些凌乱的长发  
帮您好好搓洗  
那件沾满烟火味的小衣褂  
和走过泥泞的布鞋

我想问问  
您掌里的老茧  
还是那么突兀吗  
和煦的春风  
能不能把您的腰身扶正  
温和的阳光  
能不能熨平您脸上的皱纹

我还想告诉您  
您说过的话  
像一粒粒向阳的种子  
在我的心里发芽

这个时候  
您总是沉默不语  
如寂静的山峰  
听风 听雨  
听我的喋喋不休  
和深情的怀念

## 记忆中的清明

陈冬梅

我家在离县城近30公里的一个小村，小村东西南北角的岭上，都有我们的祖坟。每逢清明节，我们都要扫墓祭祀。

记忆当中，整个童年，父母每天都在为填饱肚子而发愁，能吃上一餐猪肉是最大的奢望。但清明节那天，父亲必定要买回一大块猪肉，母亲则是煮好一锅五色糯米饭，把猪肉整块放锅里煮熟，用盆装好，放到箩筐里，挑去岭上扫墓。

对于扫墓祭祀，我起初是不感兴趣的。对于扫墓，母亲对我们有很多规矩：扫墓时要肃静，不能到处乱跑打打闹闹；供品要等到扫墓结束后才能吃；要等纸钱焚烧燃尽才能离开；扫墓的担子要挑到墓盘内才能放下来，半路上不能把担子搁在路边停下来歇脚等等。

读小学四年级的那年清明，由于地里的农活太忙，又逢星期天，母亲准备好行装后便到地里干活了，吩咐我们几个负责挑去扫墓。

上午9点，开始有人挑着担子往西边去，接着叫我们出发的声音也传了过来。来到大约五六公里外的第一座坟上，将担子摆放到坟头的正前方，男人们铲除杂草、清沟、堆土、垒坟顶；妇女和小孩往坟头挂白色的纸串，从箩筐里拿出祭品——鸡、猪肉、鱼、五色糯米饭和米酒等，放上筷子和酒杯，随后点上几炷香，参加祭祀的人手持香枝后将香插到坟墓前，其间要添酒三次，等香燃至一半酒过三巡后，便焚纸钱，再次敬拜后将祭品收进箩筐，再挑到下一个坟上祭祀。

那时候扫墓，等待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大家都在墓盘边上坐着，男人们在旁边抽着烟，女人们小声地唠嗑着，小孩子则百无聊赖，有记错添酒次数的，小孩子们都会在旁边立即

